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66

王爾德

王

爾

德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66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勿 請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者：薛
者：藍
圖：陳

呂 登 實
方 莫
銘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林 樹 一 旺 獻 章

法律顧問：李

林 樹 一 旺 律 律 師 師

印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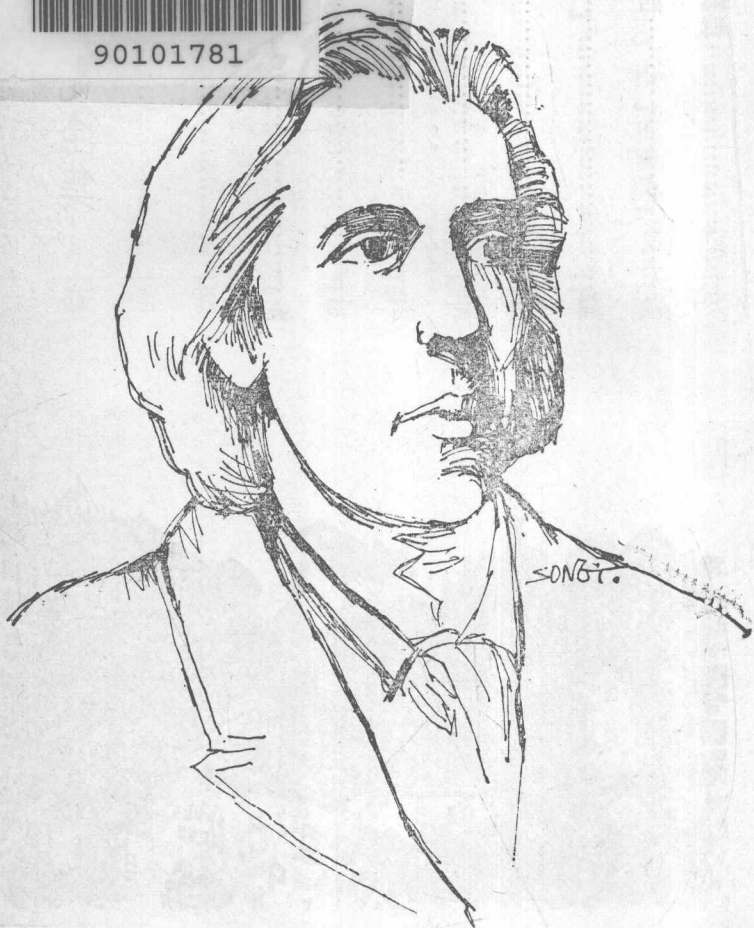
K815
66
831

港台書室

王爾德 *Oscar Wilde*



90101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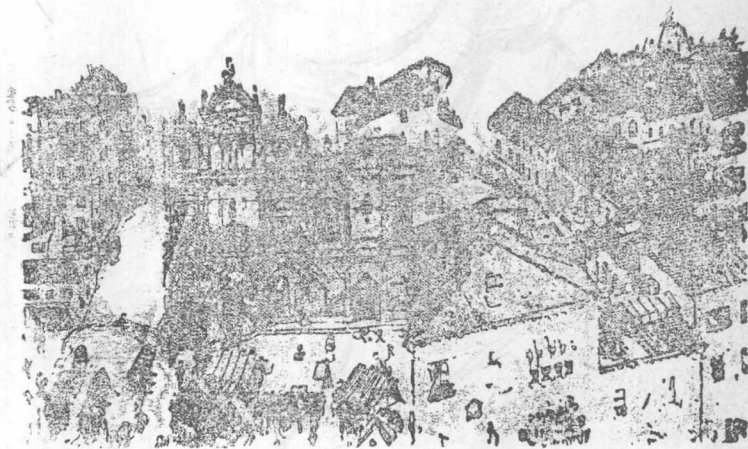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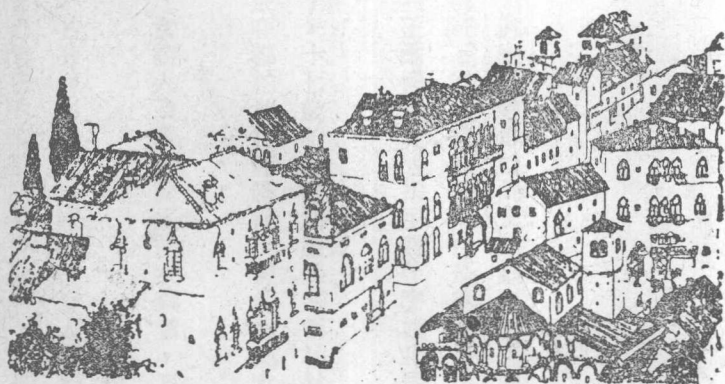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王爾德

愛爾蘭兒童時代·····	五
三一學院·····	二
牛津時期·····	一四
自我推銷·····	二五
從歐洲到美洲·····	三五
倫敦，巴黎，紐約·····	四五
康斯坦絲及婚姻生活·····	五五
擔任『婦女世界』編輯·····	六



格雷與道格拉斯·····	七一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和『莎樂美』·····	八五
『一個不重要的人』·····	二三
牽扯不清的一段情·····	二六
成功的喜劇·····	三三
捲入訴訟的漩渦·····	三八
揭開審判的序幕·····	四七
地位變換的兩次審判·····	五三
讀書監獄與回憶錄·····	五七
詩人之死·····	六三
後記·····	六五
年表·····	六九



愛爾蘭兒童時代

如果有誰認為奧斯卡·王爾德出生於普通家庭，那是十分天真的。譬如他的父親威廉·王爾德爵士（Sir William Wilde），晚年是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皇陛下的眼科御醫，也是皇家外科大學的榮譽校友。但不太注重儀表，所以大家常開玩笑地說：「王爾德大夫的指甲為什麼如此黑？因為他不斷搔癢。」

威廉爵士出生於一八一五年，是一名鄉下醫生的第三個兒子，十七歲時由羅斯康蒙到都柏林研習外科，而後一位富有的病人帶他到埃及，開始研究眼科，並在都柏林行醫賺錢，被任命為女皇的御醫。

一八五一年他和珍·愛爾姬結婚，當時珍是芬尼安會會員、女詩人及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寫作筆名為「史帕蘭莎」（Speranza）。

珍是位悲劇性人物，新聞記者每見到她就有些好笑，認為一名身材高大的、好戰的女人嫁給一位矮小的、其貌不揚的男人，兩人的湊合多麼滑稽。然而，史帕蘭莎的詩擁有不少讀者，其事

業亦有良好的開始。若干年後，奧斯卡於一八八二年到美國作演講旅行時，敘述了她在都柏林看到一位名叫戴維斯的民族主義詩人出殯的情景——

「她站在窗口，看到龐大的出殯行列經過街上，尾隨的羣衆悲傷不已。她想：不知是誰死了？如此受人們敬愛。後來方知是位她從未聽過，名叫戴維斯的詩人。當晚，她買了他的詩集閱讀，她開始瞭解『國家』一詩的意義。」

此時她已瞭解，她必須作一位民族主義詩人。奧斯卡曾敘述他母親的突然決定——

「……成千上萬的步槍在陽光中閃閃發亮，每條被英國蹂躪的街道都佈滿了鐵絲網……戒備森嚴的城堡，七百年來外國專制暴君在那兒舉行對抗我國家和人民的叛逆與不法會議……這塊土地是我們的，我們必須勇敢地站起來，從四面八方打擊英國守備隊。」

發表史帕蘭莎這篇文章的都柏林報紙叫做『國家』，很快地就被英國封閉，編輯杜費被關進監牢。史帕蘭莎在審判時承認：「我一人負責」。而佔領當局面對這麼一位名氣日盛的女人時，必須審慎考慮，是讓她繼續寫作呢，還是監禁她。這時候她和威廉·王爾德已是朋友，當她在都

柏林大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讚賞王爾德所寫的『愛爾蘭民族間之迷信』後，他們第一次相遇。

婚後，有一段時期她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然而，從才氣煥發的青年到顯貴的中年，從王爾德大夫與史帕蘭莎到威廉爵士與王爾德夫人，他們的婚姻初期是幸福的。

奧斯卡出生後約一年，威廉將家遷至高雅的喬治亞公館，人丁繼續興旺。奧斯卡自己有兩個兒子，老二何蘭德確信他父親出生時他的祖母希望有個女兒。因為她一直給奧斯卡穿著藍色天鵝絨服裝，直到她懷第三胎時才改變。（從奧斯卡一張兩歲時的照片可以證明這點，使得後來許多探討奧斯卡性向的職業或業餘的分析家，大為高興。）

除了史帕蘭莎所生的子女外，威廉還有許多私生子女，實際上他的醫學夥伴威爾遜（Henry Wilson）便是其中之一，除此，至少另有兩個私生的女兒。

奧斯卡出生後十年，「猿猴」似的父親經歷了兩件大事：維多利亞女皇授予王爾德大夫爵士爵位，及捲入他太太被控誹謗的訴訟。

爵位雖為女皇所賜予，但那不是歸功於他作眼科醫生的成就（顯然女皇陛下訪問愛爾蘭時，從未有過眼疾），也不是由於他作考古學家（大夫的另一種興趣）的成就，而是由於他在統計學方面的功績，尤其是他曾協助處理愛爾蘭的戶口調查。

由於獲得爵位，數月後，威廉爵士過氣的桃色事件之一被翻了出來。他對史帕蘭莎的忠實自

他們結婚後一直受到考驗，然而，由於他聲望日趨著名，又不斷地供給她金錢，供她醉心於愛爾蘭民族主義的詩歌中，於是她就閉上一隻眼睛。畢竟，這些事純屬家務事，只關係到他本人和少數幾個與此事有密切關係的人而已。

瑪麗·屈弗斯 (Mary Josephine Travers) 是王爾德大夫的「朋友」之一，在奧斯卡出生那年，她請王爾德大夫爲她治療耳疾。十九歲的她，正當荳蔻年華，王爾德大夫對這類病人，習慣上都極感興趣。然而，到一八六一年，他對她感到厭倦而要與她斷絕關係時，瑪麗發出了一連串的匿名信給史帕蘭莎，將王爾德大夫描寫爲心狠的老瘋子。

王爾德大夫以金錢買斷與瑪麗的關係或送她到澳洲的計畫失敗後，便對史帕蘭莎說瑪麗有些神經錯亂，不要理會她。此點可能是真的，但我們不清楚史帕蘭莎是否知道瑪麗的憤怒是有事實根據的。

爲避免釀成風暴，王爾德夫人祇好帶著威利、奧斯卡、利愛索拉到海灣避暑，但瑪麗隨即跟來。王爾德夫人不能再忍受，很氣憤的寫了一封信給瑪麗的父親屈弗斯，他是一位法醫教授。

屈弗斯先生：

你或許不知道你女兒在海灣的不名譽行爲，她在此地勾結並雇用一批低級報僮，爲她分發侮辱我的傳單及小冊子，說她和王爾德爵士私通。假如她要侮辱自己，那與我無關，但她

侮辱我的目的是爲了勒索金錢，且曾多次威脅威廉·王爾德爵士，如不給錢，就要他好看。我想應該讓你知道，她用如此卑劣的方法勒索，休想！

王爾德太太上

屈弗斯讓他的女兒在他的文件中「發現」了這封信。她反而認爲這是報復舊情人和他太太的機會，於是立刻控告史帕蘭莎誹謗，要求賠償二千英鎊，而威廉爵士亦將以共同被告身分受到傳訊，因爲依當時愛爾蘭的法律，丈夫應對妻子的行爲負責。

一八六四年十二月，此一案件在都柏林舉行聽證。這時奧斯卡十歲，在波多拉皇家學校就讀。當時他不可能聽到審判的詳情，但若年後他會聽到。因而，我們可以推測，三十年後他自己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庭行爲是受該次紊亂、混淆和不顧眞理的審判影響。一八六四年在都柏林，正如一八九五年在倫敦一樣，訴訟雙方關係人之動機糾纏不清，所以審判的結果是靠運氣而非靠明鑑眞理。

瑪麗的律師告訴法庭，一名十九歲可憐無知的女孩被她的醫師勾引。但在對質時，她甚至記不得是那天發生的事。

「妳曾將發生的事情告訴別人嗎？」王爾德夫人的律師問。

「沒有。」

「甚至沒有告訴妳的父親？」

「沒有。」

「爲什麼？」

「我不希望增加他的痛苦。」

「但這次被強暴後，妳又回到王爾德大夫的書房去，對嗎？」

「是的。」

「妳一再地去，是嗎？」

「是的。」

「他有沒有企圖再侮辱妳？」

「有。」

於是被告律師要王爾德夫人宣誓作證，她完全否認她的丈夫曾經和瑪麗有染。因此陪審團聽到三種矛盾的說法：第一種瑪麗被強姦，第二種是她自己送上門，第三種是她根本沒有和他在一起。陪審團聽證後的結論是瑪麗和王爾德夫人都在撒謊，他們裁決，誹謗罪成立，但只給瑪麗一枚銅板作爲賠償損失。這表示他們對雙方當事人的不信任。

威廉爵士認為，不論案情發展如何，他在外科界的聲譽必然受損，所以他拒絕出庭。但是他本人仍然毫無選擇，只有迅速退出都柏林的一切社交活動，隱居鄉間。

審判後兩年，又接二連三地發生了悲劇，他的嫡出女兒去世。幾年後，兩名私生女兒亦被火燒死。

三一學院

一八七六年春天，奧斯卡二十一歲時，威廉爵士去世。在這二十一年中的大半時間裏，這位父親過著空虛的生活，將養育奧斯卡的責任交給波多拉學校的老師和史帕蘭莎。

奧斯卡寫了很多信給他母親，第一封是一八六八年九月八日發自波多拉，信上顯示他的母親仍然熱中於發表她的詩。

奧斯卡在波多拉學校並不快樂，他的哥哥在校人緣好，較為活躍，處處佔上風，而他則是一名書呆子。

「……他和別的孩子性格迥異，不喜歡遊戲或鬥毆，也不像大多數的孩子喜歡玩刀弄槍，而對草和自然景觀的興趣較濃。在學術方面他厭惡數學和科學，當他對課目厭煩時，他會

用措辭巧妙的問題，將老師的注意力引導向另一方面。他主要的興趣是詩和古典文學，尤其對希臘古典文學的興趣最濃。」

在家庭方面，母親爲一家之主，父親則逐漸隱退。奧斯卡是他們最疼愛的兒子，在兒童時期的心理似已形成了他未來的性格，然而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較戲劇化的孩子，常常過分表現他的性情，譬如他妹妹夭折後，他便常到她的墓前，久久不忍離去。

艾爾文 (St. John Ervine) 認爲奧斯卡是一位不討人喜歡的孩子——

「他在同學中人緣不好，既不漂亮又不活潑，且喜歡替別人亂取綽號。而他本身亦有一個令他煩惱的綽號「灰烏鴉」。因爲他衣冠不整，走路來搖搖擺擺，模樣很懶散，手和臉經常是髒兮兮的，指甲裏又有污垢，也因此他的同學對他沒有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但他對孩子們卻很慈愛，爲他們講故事、彈鋼琴。他喜歡讀書，但絕對不研讀數學……如果那時誰預測他將來會飛黃騰達，是多麼令人發笑。他的母親說他是一名『乖孩子』，這可以說是一位慈母的胡言亂語。」

儘管如此，奧斯卡一點也不笨，在他十七歲生日前一個禮拜，他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並獲得

該院獎學金及希臘詩的第二獎。私底下，他的家庭生活並不美滿，但在表面上，他仍然是當地一個顯赫家庭中最受寵愛的小兒子。早些年時，王爾德夫人曾寫信給朋友說：「我不擔心威利，因為他有頭腦，但我擔心奧斯卡，他有些特別。」

大體看來，一八七一到一八七四年間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的生活，對奧斯卡的未來沒有太大的影響，僅獲得許多古典文學獎而已。但是，古代歷史教授馬哈菲（John Pentland Mahaffy）對他的影響卻很大。馬哈菲對一切希臘文的東西都很著迷，此一觀點完全傳給了崇拜他的學生奧斯卡。

除了馬哈菲的影響外（對奧斯卡以後幾年的學生時代有深遠的影響），三一學院對他有何意義呢？經過庫克（Rupert Croft Cooke）的仔細研究顯示，除了正統的古代制度一科外，其他各科的成績都不好。他雖是學校辯論會的會員，但從未發言。

一八八二年，奧斯卡·王爾德在美國旅行演講時，報紙報導鹽湖城有一位威爾京斯（Horace Wilkins）是奧斯卡在三一學院的同學，他記述了一段三一學院時的往事——

「此事的發生，似乎改變了奧斯卡的生活。他寫了一首詩在班上座談會宣讀，我認為詩美極了，當他讀完時，班上一位同學嘲笑他。我從未見過一個人的臉上像奧斯卡那樣充滿憤怒，他衝到這位同學面前，質問他有什麼權利嘲笑他的詩。此人一再狂笑，王爾德便給了他

一記耳光。起先同學們都上前勸阻，但不到一小時，大家都到學校的後面安排一次決鬥。王爾德正在盛怒之際，準備開戰，必要時用大砲都可以，而這位同學要用赤手空拳決鬥。沒有人認為王爾德有獲勝的希望。然而他的右手打出一拳，就像打樁一樣的沉重，他在對方驚魂未定時連連幾拳便結束了決鬥。自從那次事件後，他在三一學院的身價高漲，就好像他有了新的雄心，因而第二學期他在各方面的表現都領先全班，他似乎對什麼事都有辦法。」

奧斯卡在三一學院讀完三年，也交了一些朋友。因此一八七四年他光榮地離開三一學院，進入牛津的馬達倫學院，並獲得每年九十五英鎊的津貼。

一八七四年十月，他二十歲時到馬達倫。數年後，他說他生命中有兩個重大轉捩點：「第一是我父親送我去牛津，第二是社會送我進監獄。」

牛津時期

我們所知道奧斯卡在牛津的事實，是他在那裏的前兩年沉醉於羅馬天主教，後兩年醉心於審美主義，但只有後者成為持久的興趣。

奧斯卡對羅馬天主教的興趣阻礙了他成為互助會會員（蘇格蘭宗教組織，牛津大學分會）的

意願。他和當時其他的牛津學生一樣，完全受天主教迷人裝飾的吸引。在馬達倫學院，幾位客人到奧斯卡的房間裏，發現他房裏佈滿了教宗和曼寧主教的照片。

奧斯卡自己的信函是他在牛津時期的最佳見證。他寫給一些朋友的信中曾談到公眾容忍的限度，譬如一八七六年八月給威廉·華德的信——

「昨晚約十時，我走進戲院，發現陶德和小華德一塊兒坐在包廂裏，使我很感驚異。陶德看見我，並趨前與我聊了幾分鐘，我不清楚小華德和他在幹什麼？我相信陶德很有道德，只是在精神上撫愛這個孩子而已。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愚蠢的行爲——假如他帶著這孩子到處跑。此事我僅告訴你一人，因為你有頭腦，請勿告訴任何人，那樣對你我或陶德都不好。」

奧斯卡從未和女性斷絕來往，在莫突拉度假時曾有一位美麗的女孩巴爾康碧陪伴。在牛津馬達倫的房間裏時常舉行「美女集會」，有高貴的女士和他們的監護人參加飲茶，其情景和二十年後他的舞臺喜劇相差無幾。

奧斯卡也參加一些公益事業，如興建一條道路連接附近的南北亨克塞村。這是魯斯金(John Ruskin，該大學的美術教授)發動的一項流產計畫，目的在教導學生一些日常生活的實況，尤其是利他主義。八年後奧斯卡到美國作旅行演講時，親自對聽衆細述——